

李季夫人话李季

许进安

提起李季的名字,也许读者不会感到陌生,1946年李季因《王贵与李香香》而一举成名,这首民歌体的叙事长诗,是中国新诗领域的里程碑式作品,至今仍被传颂。新中国成立后,李季又在石油诗歌领域独有建树,写出了上千首讴歌石油工人的诗篇,被亲切地誉为“石油诗人”。无论是描写三边黄土地上翻身求解放的人民,还是戈壁荒滩上的石油工人,李季的诗歌都是“与时代同步,与人民同心;叙人民之事,抒人民之情”。虽然他去世将近40年了,但这种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创作精神仍具有现实意义。李季是怎样走向文学之路的?《王贵与李香香》又是怎样诞生的?李季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?最近,笔者在北京采访了92岁的李季夫人李小为。



上世纪50年代的李季和夫人李小为

向往宝塔山

1922年8月,李季出生在唐河县祁仪镇一个中农家庭,“李季只上完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,他从小爱听曲子戏,喜欢看旧小说,把能找到的都看遍了,书摊旁一坐就是半天。”李小为从李季小时候的事儿说起,娓娓道来。李季特别爱听鼓词,十几岁时,就有模有样地左手持月牙形钢板,右手敲击书鼓,用自己编排的鼓词宣传抗日。从小对文艺的爱好,为他后来创作民歌体的《王贵与李香香》埋下了伏笔。李小为回忆:“李季受益于他的老师、地下党员黄子瑞,黄子瑞也喜欢李季,在他的暗中引导下,李季对延安非常向往。”

1937年7月初,在黄子瑞的帮助下,15岁的李季跋涉数百里,于1938年8月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,办事处很快安排李季去了洛川的“抗大一分校”。半年后,李季毕业被分配到太行上一个八路军游击大队,先后任文书、教育参谋、副指导员。1939年,他所在的游击大队辗转于潞城游击区。在战斗间隙,李季没有忘记爱好的文学,他练习写通讯、散文,常为找不到书和没人交流而苦恼。

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曾在苏联学习,是延安少有的儒将,左权有一套20卷的《鲁迅全集》,行军时别的东西可以轻装,但这套书他一定让警卫员带上。1942年5月,冈村宁次对冀中进行“五一一大扫荡”后,目标是合围位于太行、太岳的八路军总部。李小为说:“李季当时在‘晋东南鲁艺’跟着八路军总部一起分散突围。25日下午,左权突围到十字岭时,一颗炮弹打来,左权的左额、前胸、腿部被弹片击中。”左权牺牲时李季就在不远处,他眼看左权倒下,右手还紧握着左轮手枪。炮弹爆炸后满天飘飞着《鲁迅全集》的书页,李季走过去一页页收集起来,在随后日子里他经常拿出来阅读。

情系黄土地

三边是指陕西、宁夏接壤的靖边、定边、盐池三个县,是黄土高原向沙漠过渡地带,也是刘志丹闹革命时的主要活动区域。1943年,李季在“靖边完小”教书时,小学的旁边就住着一个叫杜芝栋的信天游高手,李季晚上常去杜之栋家听信天游。李小为说,“陕北的老百姓说,没有信天游,我们受苦人就解不了忧愁。”“赶牲灵、拉车、劳动的时候也唱,李季听了民歌,就越来越喜欢,慢慢地进入到这个境界里去,自己也唱,收集了几千首贫苦百姓的民歌,所以《王贵与李香香》不是他平添出来的,是植根在陕北人民的生活里。”

1945年秋,李季到盐池县政府任政务秘书,县长不在时代理县长的工作。他住在一间五平方米的土坯房里,白天处理完公务,晚上就在清油灯下读书、整理民歌,反映三边人

民闹革命、追求幸福生活的民歌体长篇叙事诗《王贵与李香香》就是这时候写成的。1946年9月,《解放日报》连着三天刊载了这首长诗,全国引起轰动,在延安的美国人李敦白还把《王贵与李香香》译成英文,新华广播电台用英语向海外广播,这是延安第一次向国外广播文艺节目,《王贵与李香香》是1942年毛主席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”发表后新诗领域的第一个作品。1947年底,李季因病离开了他生活近五年的三边,调回延安,任《群众日报》副刊编辑。

挥笔画油龙

新中国成立后,要求作家下去体验生活。1952年底,李季不顾病体来了戈壁荒滩上的玉门油矿,担任矿党委宣传部长和《石油工人报》社长,虽然担任领导职务,但李季每天下井场干活,这是他生活和创作的大转折。

“李季到玉门油田,从三级工做起。第一次坐车去井队干活,李季很兴奋,上车时脚下一滑,差一点儿摔倒,这时一个人拉了他一把,后来他才知道,这个人王进喜。”李小为说。李季拜王进喜为师,王进喜教他怎样握刹把、平井场,跟王进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李季在玉门时曾写过一首诗:苏联有巴库/中国有玉门/凡有石油处/就有玉门人。为石油工业的不断壮大而自豪,后来王进喜和众多玉门石油工人去参加大庆油田会战,李季曾七次来到大庆,每次他都不住招待所,而是和王进喜住进窝棚里,一聊就是半夜。王进喜多次出现在他的诗歌里:“老队长披着老羊皮/巍巍站在钻台上/活像是一座珠穆朗玛峰”“嘴唇淌血两眼通红/浑身上下洒满泥浆”。1972年,李季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,一天他从广播中听到王进喜去世的消息,顿时昏倒在田埂上。

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,李季追随石油工业发展的足迹,往返于玉门、柴达木、克拉玛依、川中、茂名、大庆、长庆、任丘、大港、胜利等油田。他穿着老羊皮袄或48条杠杠的石油工作服,与满身黑油泥的石油人同甘苦,与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。

1976年春,在写《石油大哥》期间,他写了《自勉诗》放在桌上,“口含‘消心痛’/挥笔画油龙/但求心竭日/油龙腾太空。”他用脍炙人口的诗歌描绘着石油工人的精神风貌,抒发对石油工业的万丈豪情,先后创作了长篇叙事诗《生活之歌》、《向昆仑》和短诗集《玉门诗抄》,特别是长篇叙事诗《杨高传》,李季把民歌和古典诗词、鼓词结合在一起,在民族化大众化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。

他在最后的石油诗《石油万里从军行》中写道:亲爱的连长请你相信我/永远是石油大军的一个兵/就是在心脏停止跳动时/也将是人有尽时曲未终!“李季对石油充满了感情”李小为说。



1947年12月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印行的《王贵与李香香》

人尽曲未终

1979年11月,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,李季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。这时正是文学事业百废待兴的时期,工作千头万绪。1980年3月8日这天,李季上午开会,中午在家招待一个延安时期的八路军老战友,下午还计划去看住院的作家丁玲等。然而就在这天下午,李季因心脏病猝然发作去世,终年57岁。“就在去世的那天上午,他还在写《三边在哪里》,标题已经出来了,写了一部分,还没有完成,可见他对三边人民的感情。”李小为说。李季去世后,是身穿48道杠的石油服装,头戴铝盔,以这种方式告别他热爱的土地和人民的。正好应合了他在《最高的奖赏》一诗中所写的:“可是我呀/只愿当一个石油工人/一顶铝盔就是我最高的奖赏。”

说起和李季是怎样认识的,李小为说“1949年3月在西柏坡时,李季喜欢唱民歌,我也喜欢唱民歌,就这样走到了一起”。李小为毕业于延安大学新闻系,因为腿疾被组织安排到西柏坡疗伤。恰在这时,当时任《群众日报》副刊编辑的李季被发现患有严重心脏病,组织安排他也到西柏坡治病,就这样两人结为伉俪。1987年,李小为从文化部干部司离休。

不知不觉中92岁的老人谈了将近两个小时,早已错过了午饭时间,担心老人身体,当笔者提议结束采访时。李小为说:“说起李季我都起劲儿,没事,不累。”

《王贵与李香香》诞生以来出版过近百种单行本,不仅翻译成英、法、俄、印尼等多种文字飘香世界,还被改编为淮剧、歌舞剧、电影、秧歌剧、秦腔等剧种,数十年常演不衰。2018年,宁夏秦腔剧院改编的秦腔现代剧《王贵与李香香》在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获得“文华大奖”,这是国家专业舞台艺术的政府最高奖,似乎也印证了李小为家客厅墙上作家魏巍的一幅字:一曲信天游,千年飘异香。③5

(作者系纪录片《时代歌者 李季》导演)